

从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说起

崔山佳

毛泽东同志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词中有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”句，其中的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七字，人们觉得很新奇。又，儿歌中有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七个阿姨来摘果，苹果、桃儿、石榴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”（《大学修辞》第345页）这里，前两句全用了数字，也比较新鲜。

其实，这种用法，在古代诗歌中并不罕见。

钱钟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一书中，多次提到过这种用法，第187页说：“其格式较夥者，则推五家。白香山律诗句法多创，尤以《寄韬光禅师》诗，极七律当句对之妙，沾句后人不浅，东坡《天竺寺》诗至叹为连珠叠璧；其《酬主簿》等诗又开七律隔句扇对之体；《岁日家宴戏示弟妹》首句云：‘弟妹妻孥子侄孙’，实填名词，无一虚字，盖移‘柏梁体’入律诗。按渔洋《池北偶谈》卷十三、《香祖笔记》卷二、陆以湜《冷庐杂识》卷五考柏梁体句，皆未引此。又渔洋论五言，未引牧之《感怀》之‘齐、蔡、燕、魏、赵’，《郡斋独酌》之‘尧、舜、禹、武、汤’，东坡《张寺丞益斋》之‘风雨晦明淫，跛臂瘖聋盲’，论七言未及刘伯温《二鬼诗》之‘肠胃心肾肝脾肺，耳目口鼻舌舌眉’。至宋人遂并以柏梁海燕体作七律对仗，邓林《皇萼曲·赋江郊渔弋》腹联云：‘鸿鹄鵙鵙鵙鵙鵙，鱗鲂鰕鲤鰕鰕’，大胆出奇。清徐文靖以‘之乎者也矣焉哉’为一首冠首，作七言长句十章。桂未谷《题翁覃溪双钩文衡山分书》两绝句之一云：‘朱竹垞、陈元孝、傅青主、郑汝器、顾云美、张卯君、王觉斯，气势居然远擅场。’皆香山有以启之也。”

第308页说：“郑清之《安晚堂集》卷十一《和林治中雪诗》第五首第一句：‘猓豸猓虎甘猓猓’，自注：‘见《尔雅·释兽》连文。’又渔洋所引五七言诸例，颇及禅语。按释典偈颂中，此例甚多。如鸠摩罗什译《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》：‘雁鸕

鸠鸳鸯，俱出妙软音’，支谦译《菩萨本缘经》：‘此身血肉成，骨髓肪膏脑’，唐译《华严经·十地品》第二十六之二：‘头目耳鼻舌牙齿，手足骨髓心血肉’，甚类刘伯温《二鬼》诗中句。他不胜举。”

第523页说：“堆垛物名，仿‘柏梁体’之句，唐宋以下，作者偶为之，不复翫缕。所见莫如诸襄七锦《绛阁诗集》之乐此不疲者，兹举五七言近体各一例。卷一《述怀》第三首：‘蓑笠鉾耨，弓庐陶旒段。砗磲玛瑙珠，鱼菽盐豉蒜’；卷八《又赋玉甕诗》：‘直壘敦甌，觚角洗槃盂彝’；《七虫篇》：‘鼃鼃蛾螳鼠雀蝉，飞鸣跳伏阶庭前’；卷十《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》：‘沈贺钱陈董，虞洪宋李韩。隶真行狎草，长短瘠肥宽。’先于徐文靖所为者，南宋郑青山清之《安晚堂诗集》卷七《病后再和前韵》第二首：‘事业镂冰何所有，之乎者也已焉哉。’《随园诗话》卷四载张璨《戏题》：‘书画琴棋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。而今七事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’，张南山《花地集》卷二《曾朴园》：‘烟霞泉石风花月，柴米油盐茶醋糖’；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卷四引郭臣尧《捧腹集·村学诗》：‘赵钱孙李周吴郑，天地玄黄宇宙洪’；又柏梁体之打诨也。”

第638页说：“清人金和能于叙事长篇中着堆垛物名句，爽利贯注，不滞不佻，远非诸锦、张维屏所能及。《秋蟪吟馆诗钞》卷二《原盗》之八：‘井灶庖厨厠，楣槛屏柱墙；一一捐之烂，惟恐屋不伤。盆盎鼎豆壶，几匱櫺櫨床；一一撞之碎，惟恐物不戕’；又《六月初二日纪事》：‘先期大饗聊止啼，军帖火急一卷批；牛羊猪鱼鹅鸭鸡，茄瓠葱韭菰藟藜，桃杏栌芍菱藕梨，酒盐粉饵油酱醯。’运用柏梁体可谓能手矣。”

清·王士禛在笔记《池北偶谈·柏梁诗句法》

中说：“柏梁诗大官令云‘枇杷橘栗桃李梅’，语本可笑，而后人多效之。如韩文公陆浑山火云‘鸦鵙鸢鵒雉鸕鶿’，苏文忠公韩干牧马图云‘骝駉駉駉駉’，李忠定公题李伯时画马云‘骝駉駉駉駉’，陈后山上苏公云‘桂椒柑枌枫柞樟’，林艾山资中行云‘钟罍鼎鬲匱盘盂’，韩子苍诗‘蓴藕蒻芋蓴荷姜’，然皆施于歌行耳。若邓林‘鸿鵙鸕鶿鸕鶿’，鰪魴鯉鰪鰪魴’，用之律，则非矣。盖皆本史游《急就篇》，如‘鰪魴鰪魴鰪魴’、‘竿瑟箜篌琴筑箏’、‘骝駉駉駉駉’、‘牂羖羯羴羴羴’之类。又仰山答汾山云‘瓶盘钗钏券孟盆’，禅语偶亦相似。”

王士禛在另一部笔记《香祖笔记》中又说：“韩、苏七言诗，学《急就篇》句法，如‘鸦鵙鸕鶿雉鸕鶿’，‘骝駉駉駉駉’等句，予既载之《池北偶谈》。近又得五言数语，韩诗‘蚌螺鱼鳖虫’，卢仝‘鰪魴鰪魴鰪魴’，蔡襄‘弓刀甲盾弩’，筋皮毛骨羽’。然此种句法，间作七言可耳，五言即非所宜，解人当自知之。”（卷二）

笔者也发现一些例子，如：

- (1) 此游诣几岳？嵩华衡恒泰。
 - (贾岛《送集文上人游方》，见《全唐诗》571卷)
 - (2)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万木生芽是今日。
 - (罗隐《京中正月七日立春》，见《全唐诗》663卷)
 - (3) 青丝弦，挥白玉，宫商角徵羽，五音足，何时得对明主弹，一弦弹却天下曲。
 - (《郑郎子辞》，见《敦煌歌辞总编》卷二)
 - (4) 凝眸，尧舜殷汤纣！回头，梁唐晋汉周！
 - (《雁儿落过得胜令》，见《全元散曲简编》527页)
 - (5) 说起当家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 - (《月亭香稿》，见《全明散曲》519页)
 - (6) 先打起虚头帐，调和五味宰猪羊。椒醋油盐酱，汤水绝伦。
 - (《滑稽馀韵》，见《全明散曲》538页)
 - (7) 贫家下的床，柴米油盐酱，秀才上的堂，恭俭温良让。
 - (《词林摘艳》，见《全明散曲》492页)
 - (8) 无已及他木，槐榆枫栢樟。
 - (叶燮《采柳谣》，见《清诗别裁集》卷十)
 - (9) 拍托勾剔打抹挑，泛声清法度好。
 - (《俚曲艳编·月下听琴》，见《中国艳歌大观》630页)
- 上面的所谓“柏梁体”诗句，五言或七言，都

是同一词性，要么全是动词，如“拍托勾剔打抹挑”。要么全是形容词，如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、“长短瘠肥宽”、“恭俭温良让”。要么全是副词，如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、“之乎者也已焉哉”。要么全是数词，如“一二三四五六七”、“七六五四三二一”。要么全是名词，如“嵩华衡恒泰”、“槐榆枫栢樟”、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、“朱陈傅郑顾张王”、“齐蔡燕魏赵”、“尧舜禹汤武”、“梁唐晋汉周”，有山名，有树名，有日用品名，有姓氏名，有国名，有帝王名，有朝代名等。这几种词性中，以名词为最多见，就是钱先生所说的“堆垛名物”。

以上是七言、五言、四言诗中也有，如：

- (10) 鹰鸕鶿鸕，贪而好杀。
 - (《白鸕鶿辞》，见《全唐诗》22卷)
 - (11) 蝗乎蟹乎，东西南北。
 - (贯休《酷吏词》，见《全唐诗》826卷)
 - (12) 鸡猪鱼蒜，逢著则吃。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。
 - (裴度语，见《全唐诗》876卷)
 - (13) 元亨利贞，春夏秋冬。
 - (《乐府群珠》，见《全唐诗》4711页)
 - (14) 婢妾妻孥，玉帛珍珠，都是过眼的风光，总是空虚。
 - (张养浩《折桂令》，见《全元散曲简编》172页)
- 如果一味地堆垛名物，那是卖弄，如果与诗歌的思想内容紧密结合，那应该是好诗句。谭永祥先生在《修辞新格》书中把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这种用法称为“列锦”（见214页）。谭先生认为“列锦”这种修辞格，“它‘逍遥’于语法之外，也就是说不好套用一般的语法规律。如果一定要从语法的角度来给它取个名字，倒不妨就叫做‘名词组合句’。这种句子的特点是：由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结构组成，以两个以上的结构单位组成为常见。”（见212页）谭先生还说：“‘名词组合句’并不排斥形容词和动词，如‘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’中的‘枯’、‘老’、‘昏’、‘小’就是形容词，‘流’是动词，但都置于修饰语的位置，而绝不是作谓语。”（见212页）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欠严密，既然是“名词组合句”，那怎么能容忍形容词和动词呢？既然不排斥形容词和动词，那就不应该称之为“名词组句”。因此，上面所举的众多例子，看来不能用“列

锦”来命名,因为虽然以“名词”最多,但还有“形容词”还有“动词”还有“副词”还有“数词”。

钱钟书先生等称这种用法为“柏梁体”诗。什么叫“柏梁体”诗呢?《辞海》(1999年版)说:“七言诗体的一种。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和群臣联句,共赋七言诗,每人一句,每句用韵,一句一章。世称柏梁体,后人多疑此诗为伪托。”由此来看,称其为“柏梁体”似也欠准确,因为“柏梁体”诗有两个特点,一是“七言”,二是“每句用韵”。这就与上面所说的诗句不符,因为既有五言的,也有四言的;同时,不讲究每句用韵的问题。

王力先生在《汉语诗律学》一书中也谈到了“柏梁体”诗,举了不少例子,但没有一句符合上面所举的特殊的诗句的特点。(见378~392页)王先生还说:“柏梁体只限于七言,没有五言的柏梁体。这有双重的原因:第一,因为齐梁以前的七言诗都是句句用韵的,五言诗却没有一首是句句用韵的,诗人们基于仿古的心理,就只能有句句用韵的七古,没有句句用韵的五古。第二,七言句句用韵,事实上比隔句用韵的五言诗的音节更促,倘使五言也句句用韵,就太促了。所以诗人们即使要创造一种新风格,也不会想到创造句句用韵的五言诗。”(见392页)因此,王先生所说的“柏梁体”诗与上面所举的例子同样是不一样的,用“柏梁体”诗来概括也不准确。

那么,这种特殊的诗句用什么名称来命名呢?笔者以为还是套用“列锦”这个术语,把它称为“列词”,就是在七言、五言等诗句中,排列同一词性的词而成句。不知是否确切,还请专家指正。

这种特殊的诗句,分析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:

一是形象性。如“隶真行狎草,长短瘠肥宽”中的“长短瘠肥宽”,真是如见其字,如见其形,如见其体态。“一二三四五六七,万木生芽是今日”,我们可以想见那一天一天过去的时间,那掰着指头数日子的情景。“头目耳鼻舌牙齿”比“五官”要来得具体形象;东坡的“风雨晦明淫”可见气候的复杂多变,“气象万千”是“孩子的脸”,说变就变;“跛蹙瘠聋盲”使人联想起残疾人的痛苦和不幸,更值得人们的同情和帮助。

二是具体性。说五味俱全,是哪五味呢?《滑稽馥韵》中很清楚地作了说明,是“椒醋油盐酱”。

张璨的那首《戏题》诗:“书画琴棋诗酒花,当年件件不离他。而今七事都更变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原来是“书画琴棋诗酒花”,那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的事,而今开门七件事,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。从位置的排列中,再加上汉语中过去有“薪水”一词,从中又可窥视出古代“柴”的重要性,又有民俗学、社会语言学的味道。其他如“无己及他木,槐榆枫栎樟”,后面五个字是对“他木”的很具体的说明。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,多么形象,又多么具体,比“五彩缤纷”来得丰富,比“万紫千红”来得形象,来得具体。“宫商角徵羽,五音足”,先具体地说出音名,又来一个总结。

三是新奇性。副词竟也可以成诗句!而且一入就是七个: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、“之乎者也已焉哉”。数词竟也可成诗句,而且也是一入就是七个,如“一二三四五六七”。钱先生也说:“至宋人遂并以柏梁海燕体作七律对仗,邓林《皇萼曲·赋江郊渔弋》腹联云:‘鸿鹄鵠鵠鵠鵠鵠,鰕鳢鰕鰕鰕鰕’,大胆出奇。”要在七律中用“柏梁体”诗作对仗,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。刘伯温《二鬼诗》的“肠胃心肾肝肺脾,耳目口鼻牙舌眉”,也是既有新奇,又有难度的诗句。同时,所用汉字在视觉上也给人以新奇感,如《皇萼曲·赋江郊渔弋》中前一句形旁全是“鸟”字,后一句形旁全是“鱼”字。又如“枇杷橘栗桃李梅”形旁全是“木”字,“骝駟駟駟駟駟駟駟”形旁全是“马”字。

四是生动性。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有“轻拢慢捻抹复挑”,“拢”“捻”“抹”“挑”此四字,为好多诗歌评论家所津津乐道,而“拍托勾剔打抹挑”竟有七字之多,这七字都是操琴的动作,比那个琵琶女的动作还要复杂得多,也更生动得多。

五是凝练性。操琴的七个动作,竟在一句诗中全出现了,这有杜甫诗歌的特色,如果是李白,有可能要变成七句诗。

六是节奏性。贾岛诗是五言,诗中前一句是问句“此游诣几岳?”,如果回答“五岳”,那就不是诗了,是大白话,用“嵩华衡恒泰”回答,既有具体性的特点,显然也有要符合诗歌节奏的问题。

参考文献

倪宝元主编《大学修辞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4

“人自为战”“各自为战”新解

周志锋

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，其势非（非得，必须）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；今（如果）予之生地，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乎？”这是成语“人自为战”的出处。“人自为战”文字浅显，学者多未措意。其实，这条成语的本义是什么，语素“自”应作何解，“为”的音义是什么，“自为”又是什么样结构，等等，仍有探讨的必要。先看通行的解释。

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：“人人主动奋战。”（书证略，下同）《汉语大词典》：“人人自动进行殊死战斗。形容人人都拼搏奋战。”（“为”标音 wéi，下同）《中华成语大辞典》：“人人主动奋战。现多用以指人能独立作战。”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：“指人人主动拼死作战，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。”《汉语成语考释词典》：“（原文）意思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拼死作战。后来用‘人自为战’，指人人都主动奋勇作战。也指人人独立作战。”《汉语成语大词典》：“人人都独自奋力作战。”

以上解释只说出了“人自为战”的大概意思，未能做到字字坐实。如以“主动”“自动”“独立”“独自”等对译“自”字，而“自”根本没有“主动”“自动”“独立”的意思，“为”读作 wéi 把“为战”连读，释为“奋战”“进行殊死战斗”“拼死作战”“奋力作战”等，亦属臆必之谈，未足凭信。

“人自为战”的难解之处在于“自为”二字。今谓“自”，代词，自己。“为”，介词，音 wéi，表示行为的对象，相当于“替”“给”。“自为”即为自己，自己为自己。“自”作为人称代词，又叫反身代词、复指代词。古今汉语里，反身代词“自”用在及物动词前，可以表示动作的受事者，也即表示动作由自己发出并及于自身。例如：自欺欺人，“自欺”，欺骗自己，自己欺骗自己。（其他准此分析）自暴自弃、自轻自贱、扪心自问、故步自封、自爱、自尊、自勉、自杀、自卫、自救、自信、自夸等等。介词“为”由动词虚化而来，具有与动词相似的语法功能，因而“自为”也有为自己、自己为自己的意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自为”条音项二释曰：“（-wéi）为自己。”凡举四例。下面是笔者搜集到的例子：

（1）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其自为谋也则过矣，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。”

（2）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先名实者，为人也；后名实者，自为也。”

（3）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虽然，其为人太多，其自为太少。”

（4）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：“将渠泣曰：‘臣非以自为，为王也！’”

（5）又《刺客列传》：“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

《谈艺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

清·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

清·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

《全唐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

任半塘编著《敦煌歌辞总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

隋树森选编《全元散曲简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

谢伯阳编《全明散曲》，齐鲁书社，1994

清·沈德潜等编《清诗别裁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

《中国艳歌大观》，梁国辅、文奇、舞未、郭长海、林琳编校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4

谭永祥《修辞新格》，暨南大学出版社，1996

王力《汉语诗律学》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2

（通讯地址：310018

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，作者为教授）